



《追蝴蝶：朵渔诗选 1998—2008》
无边的细雨

一万枚树叶在闪光,好像真有一万颗心灵,因为自惊蛰至谷雨所带来的惊人变化,它们在为自己的遭际哭泣无边的细雨,我还指不出它们确切的边际,就像永远不明白那些明亮的树叶,来到世上的确切时辰。这也略等于一次激动人心的初吻,我们最好不要指出,谁是主动的,谁是被动的。

河流的终点
我关心的不是每一条河流
她们的初潮、涨潮,她们的出身、家谱

秀 男

秀男的名字常常让人误会,以为她是一个秀美英俊的男孩子。其实,她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初三女生。

不知为什么,进入夏天以来,秀男总想听到蝉的叫声,可就是听不见。是不是因为环境污染,蝉都濒临灭绝了?要不,明明街道两旁有那么多葱茏的杨树,怎么就像没有生命一样的寂寞呢?

蝉的叫声,尤其是它们的合唱,是夏天的重要组成部分。天气最热的时候,也是蝉们最兴奋的时候,一天到晚,总是声嘶力竭地高声鸣叫。到了立秋,一种个头较小的蝉——当地人叫它们“伏天儿”的那种出现了,蝉的声音才有了抑扬顿挫,有了简单的旋律。它们“伏天儿——伏天儿——”地叫着,凄凉的气氛也便由此产生了。没有蝉鸣的夏天简直就不是真正的夏天。

秀男和赖小珠默默无语地走在路上。

第一次模拟考试的试卷发下来了。秀男的成绩是全班倒数第三,赖小珠倒数第二。她们似乎在考试中用去了九分的气力,余下的一分气力又被看到成绩后的悲哀无情地耗尽,以至于她们现在谁也没有气力再去安慰对方。

现在,离高中的升学考试只有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了。第一次模拟考试之前,老师说,这次考试十分重要,这个成绩基本上就是中考成绩的提前展现,大家可以在这个成绩里看到自己在中考中的位置。“一模”之后,老师又硬着头皮有气无力地鼓励说,这个成绩虽然说明一些问题,但它并不能决定一个人在中考中的命运。如果加倍努力,没准会出现奇迹。人生能有几回搏?现在不搏,更待何时!

赖小珠忽然指着一棵大杨树对秀男喊:“你看!”

顺着赖小珠的手指看去,秀男看见了杨树的树干上,一个土黄色的小东西正缓缓地向上爬。

“知了猴!”秀男叫着与赖小珠一起向杨树跑去。

当地的人把蝉的幼虫叫“知了猴”。上常识课的时候,老师讲过,蝉是一种很奇特的昆虫,它的卵在地下要“忍耐”七年,及至形成了浑身的“铠甲”,才从坚硬的土层下爬上地面。一般是凌晨的时候,它们从地面爬上树干,脱去“铠甲”,爬上树梢,高声鸣叫着,度过一个夏天,然后死去。如果把夏天算作三个月的话,也就是说,它们在世界上的生活的时间只占孕育过程的三十分之一。真是不可思议!

赖小珠捏住了知了猴的脊背,将它抓在手里,知了猴的六条小腿在空中拼命挣扎着。

赖小珠说:“秀男,我心里特别难受!”

“怎么啦?”

“你想,如果我也像蝉一样在妈妈肚子里待上七年,而生下来只活三个月,多难受呀!多悲哀呀!我一想,心里就觉得憋闷得难受。”

秀男笑了起来:“亏你想得出来,快把它放了吧,好不容易来到这个世界上,你还要折腾人家!”

赖小珠踮着脚,伸长了胳膊,将知了猴放在一个人们不易看见的地方。“祝你平安——”赖小

我关心的不是她们身形的胖瘦,她们长满了栗子树的两岸
我不关心有几座水泥桥跨越了她们
身体,我不关心她们胃里的鱼虾的命运

我关心的不是河流的冰期、汛期
她们肯定都有自己的安排
我关心的不是她们曾吞没了几个戏水的顽童
和投河而去的村妇
她们容纳了多少生活的泥沙
这些,我不要关心。

我关心的是河流的终点。她们就这么流啊流啊,总有一个地方接纳了她们疲惫的身躯,总有一个合适的理由
劝慰了她们艰难的旅程。比如我记忆里的

《不可思议遇见你·蝉为谁鸣》(文摘)

□张之路

珠说。

秀男拍了拍树干:“祝你考上音乐学院。”

“人家不用考,明天早上就会唱歌了……”

秀男又拍了拍树干:“爬高点吧!千万别让人把你捉去!”

赖小珠大声说:“我们对你不错,别让我们失望。明天来听你唱歌!”

过路的人看见两个女孩子对着一棵树你一句我一句地说话,好奇地停下来,向这里张望。

一回头,猛地看见行人们奇怪的目光,两个女孩子顿时脸红了,不好意思地互相拉扯着向前跑去,一面跑一面咯咯地笑个不停。

快到分手的时候,两个人才从蝉的世界回到现实,脚步也渐渐地慢了下来。她们意识到她们刚才才是强作欢颜,就她们现在的学习成绩,她们是没有资格这样开心的。

秀男小声问:“你爸爸打你吗?”

她知道赖小珠的父亲脾气非常暴躁,尤其是这样重要的考试。

赖小珠苦笑一下,摇摇头,不知道是说不会,还是说不好预测。

赖小珠的苦笑给秀男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丝苦笑一直伴她走进家门。

出乎秀男意料的是,今天爸爸妈妈都在家。每天这个时候,他们都还在上班,家里有一个“领导”迎接她,就算是很难得的事了。

爸爸妈妈一齐抬头看了她一眼,目光暗暗的,仿佛他们已经意识到女儿会再一次将不好的消息带给他们。

秀男知道,最难挨的时刻到了。爸爸妈妈都是有文化的人,都受过高等教育。他们绝对不会像赖小珠的爸爸……可是,每当这个时候,她看到爸爸妈妈那暗淡的目光,或者听到他们那又长又深的叹息,秀男就萌生出一种念头——真恨不得让他们把自己暴打一顿,似乎会更好受一些。皮肉之苦远比灵魂受苦要好受得多。

可是今天,紧张而压抑的气氛似乎提前就准备好了。

“爸……妈……”秀男的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

爸爸叫楚亦然,在一所大学当教师。听见女儿的叫声,心里“咯噔”一下,他最怕听见女儿那低低的近乎恳求的声音了。那里面透出一种要求原谅,甚至请求宽恕的气息。

女儿从上小学到现在,九年了,每当她的考试成绩不好,回家的时候总是这样近乎悲哀地和父母打招呼。

楚亦然和妻子对视了一眼,将身子面对着女儿竭力平静地问:“今天学校有什么事吗?”

“考得不好……”秀男喃喃地说。

“都考了多少分?”妈妈冷冷地问。

她和丈夫一样,眼看自己的预料变成了现实,但仍存一线希望,希望这现实不至于让他们过分悲哀。

“语文86分,数学75分,外语61分,政治90分,历史58分……”

楚亦然脑袋里“嗡”的一下。不但其他科成绩毫无起色,而且还多了一个不及格,而不及格的成绩是九年里第一次遇到的。

现在,他就像一个落水无助的人一样,仍然幻想着一线生机:“其他同学怎么样?”

秀男明白父母的心思——如果别人考得都不好,那么她这个“考得不好”就可以相应地“升值”。可是,如果别人都考得不错,她的成绩就真正令人悲哀了。

“不知道……”秀男低声说。

楚亦然大吼一声:“我最反对你的这个不知道!”

秀男不由得站直了身体。她以为全家人都影绰绰地明白,这个不知道其实就是知道,知道别人的成绩比秀男要好。不说出来,大家可能都好过一些。

楚亦然是个极为认真的人。他的认真使他很聪明的脑袋有时候就变得糊涂起来。小学六年里,当女儿说不知道,他真的以为女儿不知道别人的成绩,以为女儿缺乏上进心——当一个孩子对她周围同学的成绩都漠不关心的时候,她对自己在班上的地位一无所知的时候,就说明她毫无竞争之心!毫无竞争之心的孩子怎么能进步呢?

上了中学,楚亦然渐渐明白了,女儿实际上知道自己在班上的地位。她说不知道的时候,就说明她的成绩很落后。

尽管这样,每到这个时候,他还是忍不住要无穷地追问,一直问到那个谁也不愿意面对的现实浮出水面为止。

秀男知道,旧景就要重现,爸爸还是会重复着“昨天的故事”。因为她知道,爸爸已经无法理解他的悲哀。

秀男的眼里浸满了泪水。她觉得她对不起爸爸……即使是“老故事”也是让人难过的。

“秀男,你知道你的成绩为什么不好吗?”妈妈忽然幽幽地说。

“知道。”

“为什么?”

“努力不够,还不够刻苦……学习方法不好……”秀男可怜地找出一些理由。

其实她真的很努力了,也刻苦了,如果说学习方法不好还有点道理。她一直没闹明白,这学

习方法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还有吗?”

“知道了。”

“要我告诉你吗?”

秀男抬起头来看看妈妈。她意识到妈妈似乎要说些很重要的事情。

“你根本没有把精力用在学习上!”妈妈慢慢地说。

她的话出奇的平静,但却让秀男感到冷飕飕的。妈妈平时说话不是这个样子的。每当爸爸训斥秀男的时候,秀男明显地感到妈妈总是在一旁掌握训斥的分寸和力度。训斥完了,妈妈也总是要对秀男说些鼓励的话。当爸爸激动起来的时候,妈妈就不失时机地跟着爸爸站起来,她的手随时准备拽爸爸,她的身体也时刻准备站到秀男和爸爸之间。

可是今天这是怎么啦!这声音好像来自另外一个陌生的女人。

秀男疑惑不解地看着妈妈。

妈妈拿开桌上的一本很厚的书。三封信出现在桌子上。

秀男脑子里“嗡”的一下,就像一束灼热的火把,猛然举在她的眼前。秀男急忙转过脸,不由自主地低下头。

那三封淡蓝色封皮的信,她太熟悉了,几乎能把里面的内容一字不差地背下来。可现在,那淡蓝色突然变得如此陌生,又如此令人恐惧。那淡蓝色正在蔓延开,变成汹涌的海水向她涌来,片刻后就会把她淹没……

“认识吗?”妈妈严厉的声音似乎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

秀男呆呆地站在那里,到现在为止,她还有一种身处梦幻的感觉。

“我在问你话,回答我!”妈妈拍了一下桌子,其实她是狠狠地拍了一下那三封放在桌子上的信。

秀男木然地点点头。那是一个男孩子写给她的信。她把它们藏在床垫和床头之间的夹缝里,不知道妈妈是怎么发现的。可现在,她觉得她没有权利去问妈妈。

“他叫什么名字?是同班的吗?”

“不知道……”秀男的声音有些发抖。

“秀男,你不要再欺骗我们了,你这样说,有谁会相信吗?”

妈妈似乎从遥远的地方回来了,她的声音不再那样严峻:“秀男,你这样学习,成绩会好吗?初中三年级,都下半学期了,马上就要考高中了,怎么能谈这些事情呢!秀男,我们万万没有想到你会有这样的事情,我们整天为你担心,操心,帮你

一条河流,她流到我的故乡时
已老态龙钟,在宽大的河床面前
进退退退,欲走还休。

《最后的黑暗：朵渔诗选 2009—2012》
写小诗让人发愁……
写小诗让人发愁,看水徒生烦恼
混世也不是件简单的事
无望的人练习杀人游戏
大哥们在灯下说闲愁,你一支笔
能做什么? 写小诗
让人发愁,看水徒生烦恼
就那样在菜心里
虚无着,在树干里正直着
混世,混这个时代夜色,太阳多余且迂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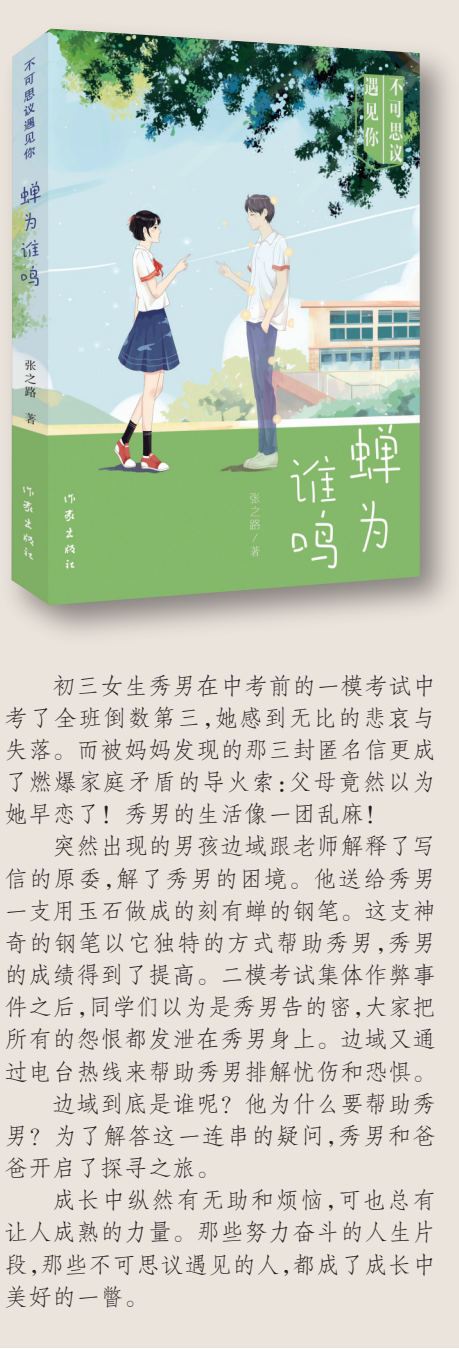
《危险的中年：朵渔诗选 2013—2015》
清白
他在世上像棵不生根的树
他在人群里像半个隐身人
他也走路,但主要是漂浮
他活着,仿佛已逝去多年
但他的诗却越来越清澈了
像他早衰的头颅
在灯光下泛着清白的光晕。

我们曾坐在河边的酒吧闲聊
聊一个人的死被全世界纪念
聊侍奉自己的中年多么困难
不断升起的烟雾制造着话题
没有话题的时候就望望窗外
黑暗的运河在窗下日夜不息
沉默的拖轮像条大鱼一闪而过。

轨道
窗外下着雨,人行道上的女孩
头发湿漉漉的,不时侧过身来

在男孩的脸颊上轻轻吻一下
男孩背着包,双臂环抱,伸手
在女孩的屁股上捏一把
隔着玻璃的哈气,看不清外面
但有一种青春的快意洋溢其间
还有某种似曾相识的失落的残余
一些美好的东西并不一定拥有一些美好的人也只是短暂相遇
唯有自身的罪过会跟随一生
自身的罪,以及一些难言的隐衷
隐秘如房间里不绝如缕的钟表声
嘀嗒,嘀嗒,嘀嗒,像一列火车
静静地数着轨道上的枕木。

《在猎户星座下：朵渔诗选 2015—2017》
在猎户星座下——给于坚
那天清晨,我们驱车来到雪山脚下,枯草上结着霜
玉龙雪山被一条带状云缠绕,只露出祂雄性的、基础的部分
你指给我看,喏,山,仿佛因过于硕大而变成了“无名”
我说我曾经看到过祂,那是在黎明时分的树杈间,迎面撞见如一块熊熊燃烧的煤,一颗在天空怦怦跳动的宇宙的心
你也是用这样的口气,喏,是祂。是祂。隐没着,像个大神。
只有北风在祂的脚下呼啸着,吹响死者的骨头,像是那种越过海岬之后所遇到的最广阔的风。我们站在神山脚下,仿佛整个陆地都在下沉,周围是一种兽群般沉重的喘息
一个平原上的写作者,终于解除了自身的枷锁,匍匐在空气稀薄的高原上,神山让高原也谦卑、隐伏下来
必须转向群山,“群山会给我们以帮助”。
而在群山之上,有一种更高的秩序,你指给我看
山的西南方向,那是猎户星座。但群星隐没,就像洞见者发现的一个空无——而我们知道祂在:一种秩序。
多年来,我们依靠平原上的事件活着,那轰鸣的生活总是被一些小词填充着,被一些道德律点缀着
我时常以为那就是力量,现在好了,为了摆脱统治,我们受雇于一个更大的秩序——头顶的星空,和星空下的诸神
作为方向和基础,高寒的智慧,几乎是平静,一种愤怒被消化了,像素食,我认出伟大如同渺小,秩序如同无常
我喜欢这些匍匐在星空下的雪山,雪山下的人群,人群脚下的枯草,干净,朴素,弱小,毫无雄心地自爱着
现在,我也学会了像个散淡的大师,在众人喧哗时选择沉默,时而露出释然的微笑。哦词的晚年。温润如玉的晚年。
但夜晚依然年轻啊。夜晚笼罩着我们,带走我们黎明的情人
审判也正从我们手中滑走,虚无如同大雾在海上生成……
(摘自《朵渔诗选》,朵渔著,作家出版社2018年10月出版)



初三女生秀男在中考前的一模考试中考了全班倒数第三,她感到无比的悲哀与失落。而被妈妈发现的那三封匿名信更成了燃爆家庭矛盾的导火索:父母竟然以为她早恋了!秀男的生活像一团乱麻!

突然出现的男孩边城跟老师解释了写信的原委,解了秀男的困境。他送给秀男一支用玉石做成的刻有蝉的钢笔。这支神奇的钢笔以它独特的方式帮助秀男,秀男的成绩得到了提高。二模考试集体作弊事件之后,同学们以为是秀男告的密,大家把所有的怨恨都发泄在秀男身上。边城又通过电台热线来帮助秀男排忧解难和恐惧。

边城到底是谁呢?他为什么要帮助秀男?为了解答这一连串的疑问,秀男和爸爸开启了探寻之旅。

成长中纵然有无助和烦恼,可也总有让人成熟的力量。那些努力奋斗的人生片段,那些不可思议遇见的人,都成了成长中美好的一瞥。

复习,给你请家庭教师,家里什么活儿也不让你做,我和你爸爸都长了白头发……你这样,对得起谁呀!”

泪水无声地从秀男的脸上流淌下来。

“告诉我们,那个男生是谁?”爸爸显得有些急躁。

“我真的不知道。”秀男哭泣起来。

“真的见鬼了!和一个人谈恋爱,居然不知道对方是谁,长什么样,叫什么名字……”

“我没有谈恋爱!”秀男委屈地说。

“我不管你这是不是谈恋爱。为什么信上还说喜欢你什么的?秀男,你要和我们说实话。爸爸妈妈这全是为了你好!”

(摘自《不可思议遇见你·蝉为谁鸣》,张之路著,作家出版社2018年12月出版)